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趙秉淵

謄錄監生臣朱鎮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七

宋 祝穆 撰

娼妓部

娼妓

羣書要語娼倡優也說文刺繡紋不如倚市門貨殖序 營妓

古以侍軍士之無妻者雜志

詩句彩雲易散琉璃脆白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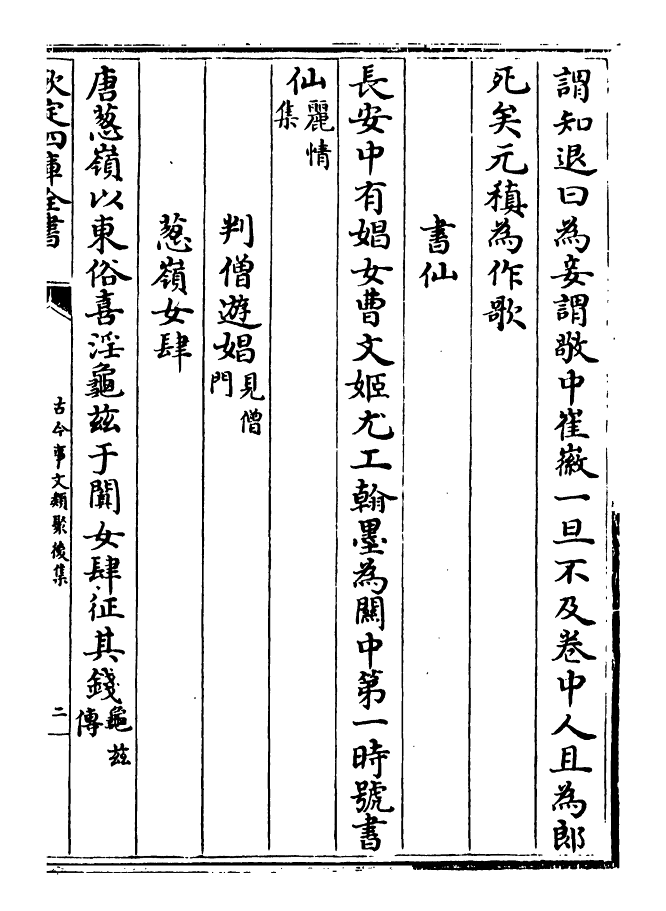
古今事實

幕容逸遊

牛奇章公帥維陽杜牧在幕中夜微服逸遊後牧以拾遺召公以縱逸為戒牧始隱諱公取一篋皆街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芝田録

寫真寄郎

崔𡽪河中娼也裴敬中以興元幕使河中與𡽪相從累月敬中歸情懷怨抑後東川白知退歸𡽪乃寫真奉書


謂知退曰為妾謂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且為郎死矣元稹為作歌

書仙

長安中有娼女曹文姬尤工翰墨為關中第一時號書仙麗情集

判僧遊娼見僧門

葱嶺女肆

唐葱嶺以東俗喜淫龜茲于闐女肆征其錢龜茲傳

古詩

有所思　　盧仝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顔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朱箔天之涯娟娟嫦娥月三五盈又缺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不見心斷絶心斷絶幾千里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含愁更奏緑綺琴山高絃絶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

知爲暮雨兮爲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窻前疑是君

律詩

竹枝詞　劉禹錫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

席上贈歌者　鄭谷

花月樓臺近九衢清歌一曲到金壺坐中亦有江南客

莫向春風唱鷓鴣

趙令荅詩約携山妓見訪　黄山谷

晴波瀲灩漾潭隈能使遊人判不回風入園林寒漠漠日移宮殿影枚枚未嘗緑蟻何妨撥宿戒紅粧莫待催缺月西南光景少仍須挽取燭龍來

詩話

杜牧狎遊

杜牧既為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李聰罷鎮閒居聲妓

豪華為當時第一甞宴客女妓百餘人皆殊色妝瞪目注視問李閒有紫雲者孰是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顔牧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閒逸旁若無人後三年狎遊詩曰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楊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舭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細颺落花風本事詩

約妓愆期

杜牧太和末往游湖州刺史崔君素所厚者悉致名妓殊不愜意牧曰願張水嬉使人畢觀牧當閒行寓目使君如其言兩岸觀者如堵忽有里姥引髽髻女年十餘歲真國色也將至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吾十年後必為此郡若不來乃從他適因以重幣結之洎周墀入相牧上牋乞守湖州比至郡則十四年所約之姝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牧亟使名之夫母懼

其見奪攜幼以詣毋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俛首曰其詞直強之不祥乃禮而遣之為悵別詩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茂綠成陰子滿枝麗情集

司空見慣

劉禹錫罷蘇州過揚州帥杜鴻漸飲大醉歸宿傳舍既醒見二妓在側因問之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遣其來問何詩曰高髻雲鬟宮様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

空見慣渾閒事惱亂蘇州刺史腸一云韋應物過杜鴻漸

骰子賭酒

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骰子賭酒微吟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曰但知報道金釵墜鬓髮還應露指尖摭言

章臺柳

韓翃少負才名隣居有姓李者每將娼妓柳氏至其居必邀韓飲愈熟柳每窺所往來皆名人因乘暇語李曰

韓秀才甚貧然所與遊必時賢是必不久困宜假借之
李具酒邀韓至謂韓曰公當今名士柳當今名色名色
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與韓韓辭柳曰此豪達者昨
暮具言之矣俄就柳歸來歲成名淄青節度使侯希逸
奏為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三歲不
果迓寄詩曰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
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答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
贈離别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為蕃將

沙吒利所刼寵之專房翃隨希逸入覲見柳氏在輜軿中殆不勝情虞候許俊曰當為足下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韃從一騎造沙吒利之第伺其出排闥大呼曰將軍中惡名夫人僕侍辟易遂升堂挾柳氏馳馬而至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翃懼禍訴於希逸希逸以事聞詔柳氏還翃 興聞集

娼詩毀譽

崔崖張祜齊名每題詩倡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

杯盤失錯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窗耳似鐺愛把薑芽梳掠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遂往見二子再請曰端端祗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更贈曰覓得黃騮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異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戶或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雲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雲溪友議

去妓復歸

韓滉鎮浙西戎昱為部內刺史有官妓善歌色亦閒妙

昱情屬至厚滉聞其名召置籍中昱為詩以送云送客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人情黄鸎久住渾相識欲别頻啼四五聲妓至唱戎此詞滉即時歸之

二胥宿妓

元微之貶江陵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将别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鳯凰棲謝師厚作襄倅聞營妓與二胥相好此妓乞書扇子遂改下句云寄語東風好

撞舉夜來曾有老鴉棲侯鯖録

薛濤能詩

元微之元和中使蜀籍妓薛濤者有才色府公嚴司空知之遣濤往侍焉後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娥眉秀化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别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麗情又嘗辟為校書贈之詩云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洛陽才子知多少管領

春風盡不如又善造薛濤牋

太守停旗

劉禹錫泰娘詩風流太守韋尚書路旁忽見停隼旗

彈琵琶

白居易謫江州司馬送客湓陽湓江聞娼女夜彈琵琶作琵琶行詳見琵琶

紅袖拂塵

魏仲先冦萊公游陝郊僧寺多留題後同到見萊公詩

已用碧紗籠而仲先詩獨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衣袖拂之仲先徐曰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青箱記

屬意小鬟

范文正公守鄱陽郡創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尚幼公頗屬意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託春風斡當來介因鬻以惠公今州治尚有石刻泊宅編

好答官妓

呂士隆知宣州好笞官妓官妓皆欲逃去會杭州一妓到士隆喜之留不使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欲笞之妓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杭妓不自安也士隆憫而捨之魏泰詩話

覓愛卿

韓魏公為陜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為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十萬兵

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覓愛卿

妓會僧廬

司馬温公為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之嘗會僧廬刑公往迫之使妓踰垣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刑公集句戲之云年去年來來去忙暫閒偷卧老僧牀驚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

留妓怖走

李泰伯云蔡君謨知福州名飯於後圃陳烈與焉時暮

春沽酒籍妓啗而過公留妓佐酒舉歌一拍烈怖駭越牆攀木而逝因賦詩云八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沽酒處幾多鳴櫓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

妓求僧詩

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席上令一妓戲求詩參寥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

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

妓學問禪

杭妓琴操善應答東坡善之後因在西湖戲琴云我作長老爾試參禪問琴云何謂湖中景答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答云裙拖六幅瀟湘水鬢掃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答云隨他楊學士鼈殺鮑參軍如此究竟如何坡云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大悟即削髮為尼泊宅編

奴僕部

奴僕

羣書要語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為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為奴婢也風俗通又見婢妾門

奚三百人鄭玄注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曰奴婢其少才智者以為奚今時侍史官婢是也周禮趨走給名呼宰夫申無宇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又曰若

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昭七廝役扈養注析薪為廝炊烹為養公羊傳使訓羣騶知禮注騶喏唱聲也左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間收使之注刁間能畜豪奴西漢貨殖傳騶皂門幹魏司馬芝傳愛幸監奴注奴之監知家務者霍光傳蒼頭廬兒孟康注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事殿中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鮑宣傳佩珥腰韃為其皂隸徐陵書趨廝走養皮日休孟亭記與家僕雜居齊處也史記公之便子我之奉壹

皆隔其蹟楊誠齋書

詩句一奴長鬚不裹頭韓平頭奴子持履箱古樂府曾驚陶侃胡奴異怪不常穿虎豹羣老杜示獠奴鋤藥雇老叟焚香呼小青施肩吾小奴搥我足小婢搥我背白集言老病也

古今事實

紀綱之僕

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僖二十四

意氣揚揚見賢妻門

庸保匿作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為人傭保匿作

牛馬走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注走猶僕也言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

罵僕畜生見沽酒門

人奴封侯

衛青其父鄭季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媪通生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羊民母嫡母也之子皆奴畜之而不以為兄弟青嘗至甘泉居室有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歎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望封侯

蒼頭廬兒

蕭望之與王仲翁同薦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門東候王仲翁補大將軍出入從蒼頭廬兒下車趨門傳

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録録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

奴殺其主

彭寵奴子密殺寵詣闕降封爲不義侯東觀漢記

奴乳孤兒

後漢李善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元家疾疫相繼死没惟有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欲殺續分其財産善潛負續逃親自哺養乳爲生湩續在

懐抱奉之不啻長君續年十歳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官悉收殺之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之及約之誅安歎曰豈可使士雅無後乎乃往就市觀刑逖庶子道重始十歳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為沙門

買奴得翁

南陽龐儉少失其父後居閭里鑿井得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使主牢牛馬耕種直錢二萬有賓婚大會奴在竈下竊言堂上母我婦也婢即白其母母使儉問曰是

我翁也因下堂抱其頸啼泣遂為夫婦偸及子歷二千石刺史七八人時為之語曰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遣力助勞

陶潛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可善遇之

失奴所在

陶侃家僮千餘甞得胡奴不喜言常黙坐侃一日出郊

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因而墮淚
侃異之至夜失其所在

兵交名士

晉王尼為兵在大將軍幕府洛中名士王澄胡毋輔之
皆與尼交將軍知之因與尼長假遂得離兵尼字孝孫

奴通其婢

齊張敬兒初在襄陽貧為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
婢事發將被殺逃免宋明帝立四方反叛敬兒為將啓

帝云泰以綵助袁顗為弩弦收籍吴氏家人保身得出財貨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以為妾

奴盜盃盂

柳公權凡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嘗貯盃盂一笥縢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

奴愛其才

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曰非不

能去愛其才

蒼頭辦喪

盧懐謹死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唐紀

折葼獲奴

唐杜生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曰自此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如其語使者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葼代之乃往折葼奴伏其下獲之

奴盜銀器

張文定公齊賢為江南漕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公熟視不問後為宰相厮役多得班行此奴竟不沾寸禄乘間泣告公曰爾憶江南盜吾銀乎我懐之三十年不以告人汝亦不知也吾進退百官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與汝錢三百千不可復留奴拜謝而去倦游録

誤碎玉杯

執燭燃鬚 並見德量門

託僕以信

程明道雖奴僕必託以忠信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什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皆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 行狀

奴報故主

王逵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兵以選入捧日軍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

妄言事父子械之御史臺獄時上怒甚治獄急曇生親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逵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言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恩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逵追哭送之防者遏之逵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從者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自死傍無家人逵使毋守其屍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逵賤隷

也非知有古人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禄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於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於墨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視之猶懼其禍之及已也若畏猛火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䘏賑救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涑水記聞

雜著

僮約　　王褒

蜀郡王子泉（又字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持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約守家不約為他家男子酤酒也子泉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訝人人無欲者子即决賣券云奴復曰欲使皆當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泉曰諾券文

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泉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户下髯奴便了決賈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灑掃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箒裁盂鑿井浚渠縛落鉏園斫陌杜陴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踑坐大呶下床振頭垂鉤刈芻結葦蠟纑絨不絡住䤖祖䤕模織履作麤粘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魚鴈鶩百餘驅逐鴟鳥持梢牧豬種姜養羊長

育豚駒犢除堂廡餧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
春分被隄杜疆落桑披椶種瓜作瓠別茄披葱焚槎發
笱壟集破封日中早蓄雞鳴起舂調治牛馬兼落三重
舍有客至提壺行酤汲水作餔滌盃整案披蒜斷蘇切
脯築肉臛芋膾魚包熬烹茶盡力具餔已而蓋藏閉門
熏竇餧猪縱犬勿與鄰里爭鬭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
嗜酒欲飲美酒惟得染唇漬口不得傾盃覆斗不得晨
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下至江州下到

煎主為府掾求用錢推紡惡販棱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枲轉出傍蹉牽犬販鵝武陽買荼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擁護行偷入市不得夷蹲傍卧惡言醜駡日作弓刀持入益州貸易牛羊奴自交精惠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輮裁轅若殘當作俎几木屐及彘盤焚薪作炭壘石薄岸治舍蓋屋書削伐牘日暮以歸當送乾薪二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獲十月收豆多取蒲茅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為當

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為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振門拄戶上樓擊鼓持盾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訖詞窮咋索仡仡扣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為王大夫酤

酒真不敢作惡

跛奚奴文　　黄魯直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迺得跛奚蹣跚離蹠不利走趨顙出屋檐足達户樞三嫗挽不來兩嫗推不去主人不悦厨人罵怒黄子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撝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

不以雖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覃子不通之則屨不可運土簣不可當卧坐而睨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瞽者之目聾者之耳絶利一源收功且百事固有精于一則盡善偏用智則無功有所能乃有所不能焉呼䟦奚來前吾為若詺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羣狙賦芧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故不能閨門之内固無所事此今將諾若可為者汝無狀於行當任

坐作不得頑癡自今謹飭晨入庖舍滌鐺瀹釜料簡蔬茹留精黜麤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溲如截肪煮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醯齏臼晚用薑葱渫不欲焦旋葅不欲黃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灶水沃沸鼎斟酌鄉芼生熟必告姨嬭臨食爬垢擿髮滌指舐杓啜截懷骨事無小大盡當闗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收拭蠲潔寢匙覆椀陶瓦鬃素視在謹數兄弟為行牝牡相當日中事閒浣衣漱襦器織器淨謹循其初素衣當白

染衣增色梔鬱為黄紅螺硏光按藍杵草茅蒐槖羊漿
胰粉白無不媚好澡濕處亭尉帖坦平來往之役資它
使令牛羊下來喚鷄棲禁撐拒門關閉護草竊飯飲猫
犬堙塞鼠穴凡烏攫肉猫觸鼎犬舐鎗鼠窺甑皆汝之
罪也春蠶三卧升簇自裹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紵麻藤
葛蕉任絺綌錫踈手作無有停時紾緝偷工夫一日得
半工一縷亦有餘暑時蘊蒸扇涼蜜水薰艾出蚊水盤
出蠅果生守樹果熟守莒執弓懷彈驅嚇飛烏無得吮

嘗曰使殘少姆嫗罵譏瘧痢泄嘔天寒置籠衣衾畢烘搔痒抑痛灸手撊涑無事倚墻鞵履可作堂上跖呼傳聲代諾截長續短皃鶴皆憂持勤補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為汝能之否跛奚對曰我鈌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為雖勞何咎黄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滿意

古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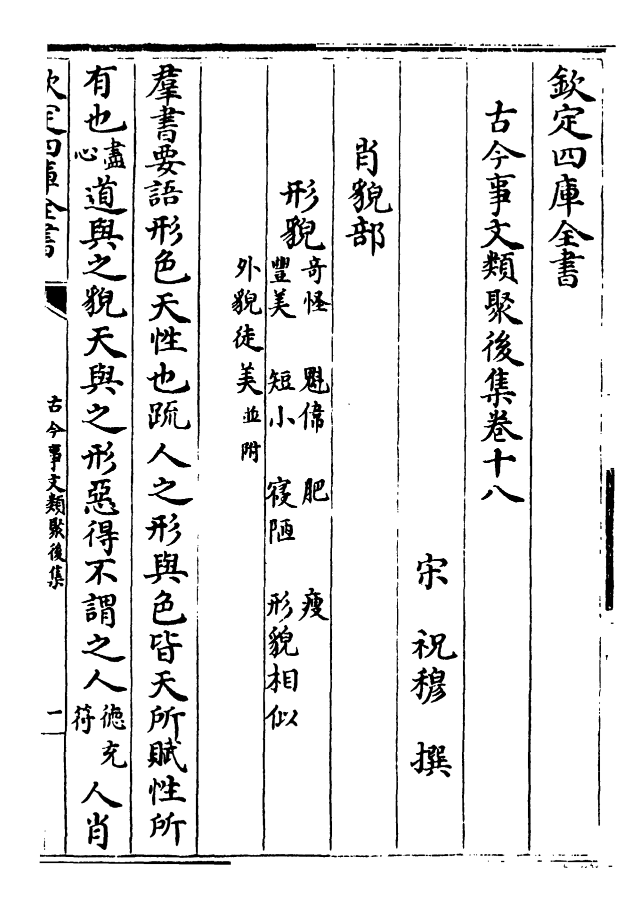
余成詩　黄魯直

役者余成忠信不貳鄙事八年未嘗見其過其畏得而好德畏不善而慎罰躬行而心安樂問其部伍蓋自其少時至於今役年六十矣猶一日也察其私持廉甚謹而遠名吾嘗與僚友論其人雖古之學問士大夫木强而厚於德如第五公胡威未能遠過此也其人豈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乎吾貧不能脫其役與之同歸江湖之上作詩以識愧

丹籍生涯無列鼎白頭忠信可專城自非車騎將軍勢

愧使王尼常作兵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七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八

宋 祝穆 撰

肖貌部

形貌 奇怪 魁偉 肥 瘦 豐美 短小 寢陋 形貌相似 外貌徒美并附

羣書要語形色天性也疏人之形與色皆天所賦性所有也盡心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德充符人肖

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前刑法志

詩句炯如一段清氷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杜入奏

行不獨飯山嘲我瘦也應糠覈怏君肥坡

古今事實

古帝異相以下係奇怪又見相者門

庖犧女媧神農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有非人之

狀而有大聖之德列子黄帝篇

孔子異相

孔子生而首上圩頂索隱注言頂上中低而四傍高也史

公子駢脅

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三十二

肩高

支離疏者頥隱於臍肩高於頂莊子

龍伯國人長以下係魁偉

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河圖玉版

身長

禹長九尺九寸湯長九尺文王長十尺孔子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曹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伍子胥長一丈眉間一尺俱吳越春秋

防風橫九畝

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身橫九畝史記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即此語國語魯文公十

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兄弟二人大害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中其目身横九畆斷其首眉見於軾梁穀

王商威重

王商有威重長八尺餘容貌過絶人單于來朝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仰視商貌大畏之

重八百斤

晉南陽王保體質豐偉自稱重八百斤喜睡不能御婦

人年二十七薨

以貌取人

後魏楊愔典選多以貌取人時謗云尚書典選似貪人買瓜惟取其大者

自比美貌以下係豐美

鄒忌為齊相長八尺餘體肥麗朝服衣冠窺照自視謂其妻曰我與城北徐公孰美妻曰君美徐公齊之美者也忌不信復問妾妾曰君美旦日客從外來忌復問之

客亦曰徐公不如君及徐公來忌熟視之自以為不如因思之曰吾妻之美我私我也妾之美我畏我也客之美我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而臣妻妾及客皆言臣美或私畏於臣或有求於臣今齊地千里宫女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於王由是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吾過者受上賞十二國春秋

狀如女子

張良贊云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子

蒹葭倚玉

毛曾與夏侯共坐時人謂之蒹葭倚玉樹

珠玉在側見甥舅門

嫗恱其貌

王濛善隷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居貧帽破自入市買之嫗恱其貌遺以新

帽

擲果滿車

潘岳美姿容少時嘗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遶擲之以果遂滿車而回

連璧

潘安仁夏侯湛並美姿容每同行人謂之連璧

如千丈松

庚子嵩䑛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磊砢有節目施之大

廈有棟梁之用

如春月柳

王恭美姿容人多悅之或目之曰濯濯如春月柳　永明主見靈和殿前柳曰此柳風流似張緒少年時談藪

生寧馨兒

王衍精神俊秀山濤見而歎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嘗與交遊詣酒家飲觀者如市酒家益樽饋食以延留之

玉山映人

裴楷風神高邁時謂之玉人又云如近玉山照映人也

醉頽玉山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異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

嵓嵓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巍峩若玉山之將頽

瑶林瓊樹

王戎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樹自然風塵表物

玉笋班

唐蔣凝美風標每到朝士家以為祥瑞士中號為玉笋

班

鸞停鵠峙見祖孫門

六郎似蓮花

張昌宗以姿貌幸楊再思曰人言六郎似蓮花正謂蓮花似六郎

義勝故肥以下係肥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

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韓非子

腰帶十圍

東平王蒼腰帶十圍　晉尹緯慕容超身長八尺腰帶十圍

如瓠

張蒼當斬解衣伏鑕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於沛公赦勿斬

食糠覈肥

陳平為人長大美色或謂平貧何食而肥其嫂疾其不事家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逐其婦

王戎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

然火臍中

董卓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

何惋而肥

庾公過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悅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自去耳世說

何肥而癡

沈昭畧嘗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耶何乃瘦而狂

體肥而舞

中宗復位祝欽明為祭酒帝與羣臣宴自言能八風舞

帝訝之欽明體肥而醜據地搖頭睆目曲盡舞態帝大笑盧藏用曰是舉五經掃地

布袋和尚

明州布袋和尚形裁腲矮蹙額皤腹蓋彌勒佛之化身也傳燈

肥瘦相嘲

王淇張亢同在南京晏元獻幕張肥大王以太牢目之王瘦小張以獮猴目之一日有米綱至八百里村水淺

當剥載張徃督王曰所謂八百里剥也張曰未若三千年精矣澠水燕談

肥瘦不同

盛文肅公豐肥丁晉公疎瘦時語盛肥丁瘦歸田録

既貴而肥

東都曹生言范右相既貴接親舊情禮如故他亦不改世未有也然體面肥澤潔白豈其胸中亦以為樂耶談叢

詩戲顧屠

詩嘲肉山並見本部詩話

體羸禁語以下係瘦

衛玠多病體羸毋常禁其語

革帶移孔

梁沈約久處端揆志望台司武帝終不用乃與徐勉書陳情言已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記月小分半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為請三司之儀帝不許但加鼓吹而已

鬼貌藍色

盧杞鬼貌藍色

纖瘦通眉

李賀為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

賦詩嘲瘦見本部詩話

貴亦枯瘦

司馬温公枯瘦自如豈非不以冨貴動其心耶談叢

如不勝衣以下係短小

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如不出諸口所舉於晉國筦庫之士七十餘家時以為知人

短入狗門

晏子身短奉使於楚楚為小門晏子不入曰使狗國即從狗門入使楚不從狗門入也

短小應對

齊遣淳于髡到楚髡為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中七尺之劔

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髠共飲酒談苑

眇小丈夫

孟嘗君之趙趙人出觀之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眇小丈夫耳

侏儒幸休見俳優門

七寸短人

東郡送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疑其山精常令其案上行名東方朔問之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叛來阿

母還未短人不答因指朔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短人謂上曰王母使臣來告陛下求道之法惟有清淨不宜躁擾後王母與帝會言終不見漢武故事

不副所聞

龔遂名見形容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頗輕焉

貌似老嫗

蔡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如老嫗狀行步俛僂常兩吏夾持乃前

短小精悍

郭解為人短小精悍　顏延年為人短小精悍而敏於事　婁護為人短小精悍　李紳為人短小精悍

子娶長妻

後漢馮勤祖偃長不滿五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之也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仕至尚書

遷司徒

短主簿見髭門

身短而傴

五代崔善為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身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髆上全無項胷前别有頭續世說

貌不揚

裴君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平蔡之功名震四夷使

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其自贊云爾形不長爾貌不揚

州產侏儒

陽城為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不進德宗使求之城曰州民盡短小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貢

戲其短小

邇英閣講諷之所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特小

王遵叔久在講筵而身品短小同列戲之曰公宜為隆儒殿學士

惡而不颺以下係寢陋

鬷明叔向適鄭鬷蔑惡貌醜也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曰必鬷明也今子少不颺不顯揚若復不言吾幾失子矣昭二十八

狀貌甚惡

澹臺滅明字子羽狀貌甚惡孔子以為才薄既而授業

名震諸侯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夫醜妻美

賈大夫貌惡娶妻而美（詳見美女門）

魋顏蹙頞

蔡澤魋顏蹙頞而為丞相

貌侵而貴

田蚡為丞相為人貌侵一（音寖）生甚貴注侵短小也生貴

謂自尊高視貴寵

貌醜口訥

左思為人貌醜而口訥遊遨於市羣嫗亂唾之委頓而還

以美代醜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衰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琰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主何如匈奴使答曰魏主雄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實乃英雄

也魏武聞之追殺使者

形陋何如

宋沈攸之諮領軍劉遵考求補白下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及明帝世攸之以功為中領軍封公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座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以實對帝大笑

斂頤折頞

周燮字彥祖斂頤折頞貌甚醜母欲不舉其父曰吾聞

諸聖賢之狀皆有異於人與我宗者必此兒遂育之汝南先賢傳

擲瓦盈車

張孟陽生而貌陋每出人惡之擲瓦礫盈車

貌陋心險見問疾門

貌醜而文

盧攜貌不揚嘗以文上尚書常宙常氏子弟輒肆輕侮宙曰盧雖人物不揚觀其文章有首有尾異日必貴

形如獮猴

歐陽率更貌寢陋長孫無忌嘲之云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獮猴好事者遂造白猿之説謗及其親後村

麞頭鼠目

李揆傳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貌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聞銜之

土木形骸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頸有贅

王冀公欽若貌踈瘦舉止山野復贅於頸甞以文謁錢公希白希白頗䘚視之有術者曰此乃人中之貴何可輕也公曰中堂内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曰第恐不免事不遠矣詳見相者門

賦詩嘲黒見本部詩話

各有所類以下係形貌相似

孔子獨立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

皐陶其肩類子產世家

孔子類陽虎

孔子過匡匡人以為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以孔子狀類陽虎拘五日世家

優孟似叔敖

優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論楚王及左右見之不知其偽

丑父似頃公

逢丑父似齊頃公故代頃公為晉獲也公羊

紀信似漢王

紀信貌似漢王滎陽之役信乘黄屋車左纛詐稱出降

虎賁似蔡邕

孔融與蔡邕素善邕卒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

蔡邕似張衡

張衡死蔡邕母始孕生子才貌相似時人謂邕是張衡

後身 世說

桓温似劉琨

桓温自比宣帝劉琨之儔征還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云乃劉琨妓女也一日見温便潸然而泣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伯偕似仲偕

陳國張伯偕弟仲偕形貌相似仲妻新粧竟忽見伯偕問曰今日粧飾好否答曰我伯偕也仲妻趨避須臾又見伯偕猶以為仲偕告之曰向大錯誤伯偕曰我故伯也

狀類天子

王武功德用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閭巷小兒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王相公北邊嘗呼其名以驚小兒蘇紳孔道輔等言其宅

枕乾罔貎類藝祖公奏曰宅枕乾罔朝廷所賜貎類藝祖父母所生云澠水燕談

如冠玉以下係外貎徒美

陳平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

泥車瓦狗

王符云今人或好取土作瓦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内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皆無益也潛夫論

弔喪監厨

或問荀文若趙稚長二人云何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注荀儀容但有貌故可弔喪趙有大腹健噉肉故可監厨

珉中玉表

賈耽杜佑令狐楚皆醇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珉中而玉表歟唐贊

麒麟楦

楊炯每見朝官目為麒麟楦言如弄假麒麟刻畫頭角脩飾皮毛覆之驢上脩場而走乃脫皮飾還是驢馬無德而衣朱紫與此麒麟楦何異朝野僉載

沒字碑

五代安千秋事唐晉累更藩鎮千秋為人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人謂之沒字碑晉末為金吾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於赤岡千秋出班夷言耶律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當與汝一喫飯處

古今文集

襍著

雜説　　陸龜蒙

談生云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不謂之人耶即有平脅曼膚顔如渥丹美

而都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烏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耳

詩話

賦詩嘲黑

朱彥時賦黑兒詩云世有非常人實惟彼元士稟茲至緇色内外皆相似卧如驪馬驟立似烏牛峙忽如鸜鴿

鬬樂似鸜鵒喜太平御覽

賦詩嘲瘦

李白以杜甫齷齪故有飯山之嘲其詩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亭午為問因何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賦詩嘲肥

山谷戲和文潛謝穆父松扇末云張侯哦詩松韻寒六月火雲蒸肉山謂文潛詩雖清如松風之韻而體則肥

如肉山之蒸又云形如彌勒一布袋文字江河萬古流

襆著係外貌徒美

鞭賈　　柳宗元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值五千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予予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掐之滅爪而不得其

所窮舉之翮然若揮虛焉予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黄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瀹湯以濯之則邀然枯蒼然白則黄者梔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踶因大擊鞭折為五六馬踶不已墜之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則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者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怒曰予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為

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乎

頭面

羣書要語首頭也說文頭獨也處體獨高也釋名元首明哉書頭容直少儀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孝經援神契勇士不忘喪其元注元首也孟子頭方命薄韓文

詩句一生空哦詩不覺成白頭孟郊鬢髮還應雪滿頭杜

新貴只今多黑頭 山谷

面面顔前也從一目象人面也赧面慙赤也 說文 子產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襄六 相者三停九候定于一尺之面 傅子

詩句李邕求識面 杜 會面嗟黧黑 杜

古今事實

頭異常人

神農蛇首　伏羲人頭蛇身 帝系 湯長面而髯鬚 晏子 平原

君頭小而銳史

頭與璧碎

藺相如為趙使秦持璧却立倚柱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七日使臣奉璧今大王見臣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今頭與璧俱碎矣

漆頭為飲器

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

賈長頭

賈逵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鼎角匿犀

李固鼎角匿犀足履龜文注鼎角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

斬頭便斬頭

先主與張飛趙雲等分定郡縣時巴郡嚴顔率衆守城

不降及城陷縛顔至飛呵曰汝見大將軍何以不降而敢拒戰命左右牽去斬頭顔大笑曰斬頭便斬頭何必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上客

頭觸屏風見教子門

繫頭懸梁

孫敬好學晨夕不休及至眠睡夜寢以繩繫頭懸之屋梁

一朝科頭

管寧避難遼東還汎海遭風船垂傾没寧思愆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過恐在此

黑頭公

王珣與謝玄俱被辟桓温曰王掾當作黑頭公

行常縮頭

祖廣字淵度范陽人仕至護軍長史廣行嘗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明祖叅軍乃從屋漏中來世說

尖頭

後魏古弼為尚書令太武大閲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咸給瘦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還臺先斬此奴蓋弼頭尖太武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曰筆公

面長三尺以下係面

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三寸名動天下荀子

莫見其面

董仲舒下帷講論或莫見其面

妻希見面

朱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之宴夜寢早起妻希見面

半面能識

後漢應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内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面如傅粉

何晏字平叔美姿儀而絶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與以熱湯餅既啖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面如凝脂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

舉樏擲面

王衍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樏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

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

面長似驢

諸葛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粉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請筆續其下曰之驢舉座歡笑乃以其驢賜恪

剥人面皮

王武子與武帝圍棊孫皓看王曰孫歸命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則剥其皮乃舉棊局武子

伸脚在局下賈充問孫皓曰何以剥人面皮皓曰憎其顔之厚也語林

月不洗面

嵇康曰性復疎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

物舐面瘡

謝石字石奴少患面瘡療之莫愈乃自匿忽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世呼為謝白面為尚書令

既無他材能直以宰相安之弟兼淮淝之役石為都督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斂無厭取譏於世

面有疵黷

趙孟補尚書郎令史善於清談其面有疵黷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也

面汗有無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文帝見毓面有汗曰卿面何以汗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

戰栗栗汗不得出世說

面有七星

桓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

黑面僕射

後魏廣陵侯衍弟欽色黑人號為黒面僕射

作破面鬼

齊東昏即位多行殺戮沈昭畧與沈文季徐孝嗣同召入省例賜藥酒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

才致有今日即以甌投孝嗣面曰便作破面鬼

黥面文面

梁武帝刑法志刼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黥面為刼字 劉仁恭據盧龍悉取男子十五為兵涅其面曰定霸都人士涅其臂曰一心事主盧龍閭里為空得衆計二十萬軍人刺面自仁恭始健兒文面自梁太祖始五代史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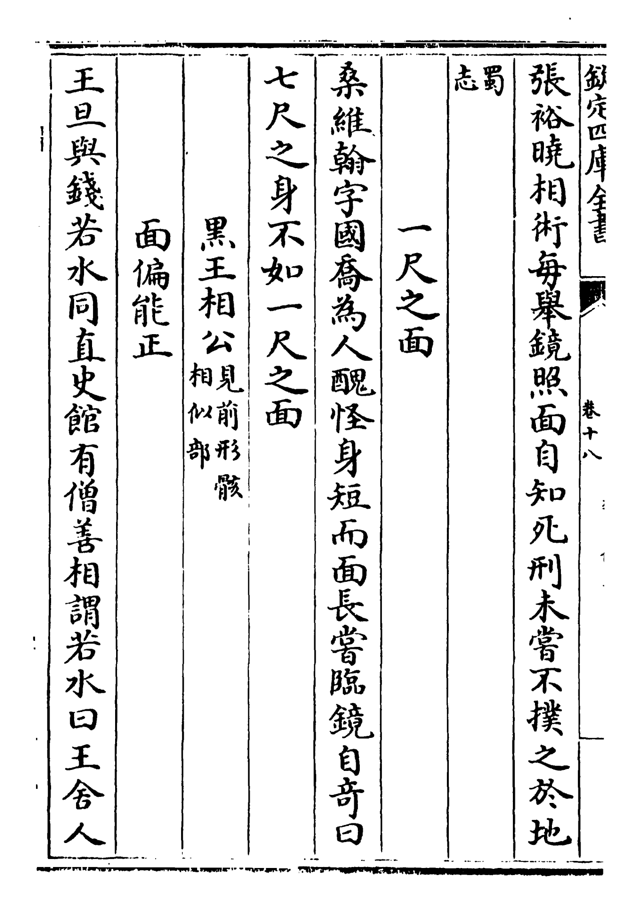
譏面狹長

後梁宋如周為度支尚書面狹長孝宣嘗戲之曰卿何謗法華經如周踧踖自陳不謗蔡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卿當不謗餘經止應不信法華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

面色青黯

江南李氏凡人欲見先畫象觀其妍醜廖克順面青江南謂之廖黯子由是惡之不得入見胡訥見聞録

照面自知



張裕曉相術毎舉鏡照面自知死刑未甞不撲之於地蜀志

一尺之面

桑維翰字國僑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甞臨鏡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

黑王相公見前形骸相似部

面偏能正

王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

他日位極人臣若水曰王舍人面偏喉骨高如何其貴也僧曰作相之後面偏自正喉骨高者主自奉薄耳涑水記聞

園荽洗面

呂惠卿語王荆公曰公面有黖用園荽洗之當去公曰吾面黑耳非黖也呂曰園荽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荽其如予何東軒筆録

古今文集

襍著

頭責子羽文　　晉張敏

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洌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陋巷屢沽而無善價為之慨然又恠諸賢身既在位曽無伐木嚶鳴之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嘲六子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為

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蒔髮膚置鼻耳安眉鬚揷牙齒畀子擒光雙權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跪如此者固我之形足偉也子冠冕芾帶金銀芾保旨味芾嘗食粟茹菜子遇我如雠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為仁賢耶則當如臯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為名節耶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為遊説耶則當如陳軫蒯

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含辭從容子欲為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為隱遁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滄浪棲遲神丘垂餌巨壑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能為處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太宰為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為忠耶則當殺身而成名欲使吾為介節耶則當赴水火以全真此四者子之所忌故

吾不敢造意頭曰吾欲告爾以養生誨爾以優游而與蟣虱同性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諭子儕偶子誠不如太原温顒頴川荀禹范陽張華上郡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或謇吃無宫商或尫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驒騃少智或口如含餳飴或頭如甕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抒攀龍附鳳並登天府豈若夫子徒舌唇腐爛手足霑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為權謀譬猶鑿地抱甕難以求富嗟

乎子羽何異在陷之熊深穽之虎石間餓蟹竈中之鼠用力雖多而見功甚少宜其蹭蹬煎蹙至老無所希也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趙秉淵

謄録監生臣朱鎮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九

宋　祝穆　撰

肖貌部

眉目 附患目

羣書要語 眉媚也有嫵媚也 釋名 揚雄謂揚眉曰揚衡 續博物 以介眉壽箋毫眉也䟽人年老者必有毫眉秀出者故謂毫眉 七月

婦人眉蓁首蛾眉(碩人)蛾眉曼緑(楚辭)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枚乘七發)

詩句美人捲朱簾獨坐顰蛾眉(李白)翠蛾紅粉嬋娟刄殺盡世人人不知(鄭雲)頭角磽磽眉刷翠(李賀)窻中遠山是眉黛(山谷)倒暈連眉秀嶺浮雙鴉畫鬢雙雲委(坡)時閒五斛賜蛾緑不惜千金求獺髓(坡)

目眉為玉樓眼為銀海(道經)揚雄謂目瞳子曰清盧(續博物志)

目容端(玉藻)十目所視其嚴乎(大學)存乎人莫良乎眸子眸

子不能掩其惡眸中正則眸子瞭焉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孟子大指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莊子目不兩視而明荀子一目視則不明太公金匱五色令人目盲老子目擊而道存家語目眇眇兮愁予楚辭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同上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見其睫韓非子如翳人見空中花翳病若除花乃空滅楞嚴經

詩句江山萬里先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山谷今日相看青眼舊他時肯作白頭新山谷

古今事實

眉異常人

堯眉八彩拾遺孔子眉十二彩世家老子生而鬚眉皓白

眉目如畫

馬援眉目如畫　鄭玄秀眉明目別傳

射目中眉

顔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也吾志其目也定公

白眉最良見凡弟門

眉頭伸

宋王玄謨在雍人言欲反玄謨馳啓自解帝知其虚遣主書吳熹慰撫之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耶聊復為笑想足以伸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以此見戲

紫芝眉宇

房琯見元德秀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眉覆於眼

唐毛若虛毛覆於眼性殘忍天寶末為武功丞

畫遠山眉 以下係婦人眉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如脂 西京雜記

畫八字眉

漢武宫人畫八字眉

為婦畫眉 見夫婦門

舉桉齊眉 見擇婦門

畫愁眉

梁冀婦改鴛翠眉為愁眉崔豹古今注

好畫長眉

魏宮人好畫長眉今人多作蛾眉同前又見美女門

畫十眉圖見宮粧門

目異常人以下係目

蒼頭四目春秋孔演圖伏羲大目孝經搜神契堯舜三眸子荀子老子大目顏卿記孔子河目而隆顙孔叢子

重瞳子

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

方瞳玉面

老耼居山中有父老五人方瞳玉面握青筇杖共談天地五行之精

耳視目聽

老耼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耼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使士卑詞而問焉亢倉子曰傳者之妄也我

能視聽而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列子

睅目皤腹

華元睅其目皤其腹注睅目出皤腹大也左

掛眼吳門

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劒以死子胥仰天嘆曰抉吾眼着吳東門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

目若懸珠

東方朔尚書云臣朔目若懸珠齒如編貝

眇目

魏丁儀曹公欲以女妻之五官將曰儀目不便恐愛女不恱後儀到與論議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

石稜

劉琰稱桓温眼如紫石稜

青白眼

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

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恱乃見青眼由是禮俗之士疾之若讎

眼多白

李承之在宋仁宗朝官州縣因郊吏報包拯拜叅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為今之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見聞録

爛如嵒電

王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如嵓下電裴令公雙眸閃閃若嵓下電

夢吏換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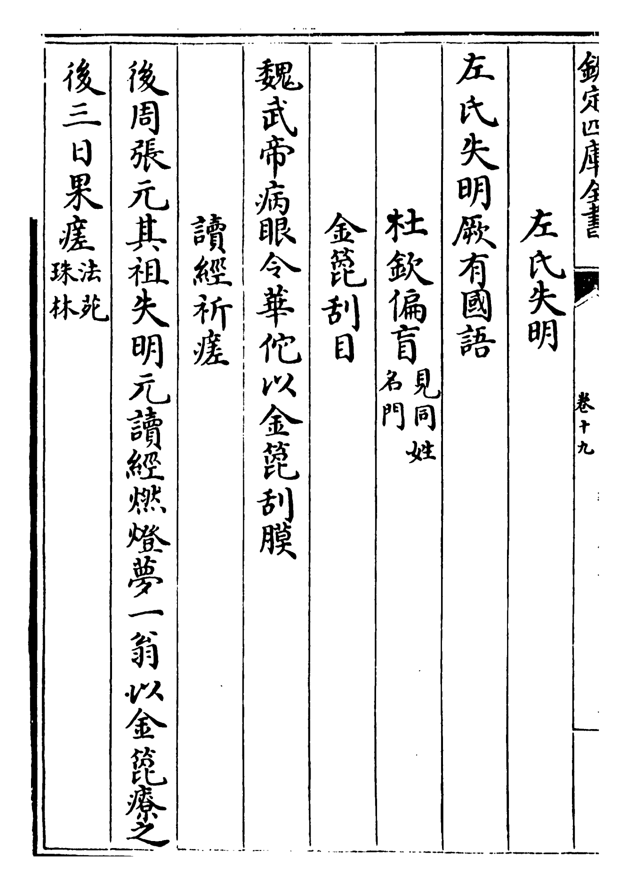
陶穀少時夢數吏奉符換眼吏附耳曰求錢千萬穀不應又云錢五萬安第二眼復不答吏曰止安第三眼即以彈丸納眼中既覺眼色深碧後善相道士陳子陽曰貴人骨氣奈一雙鬼眼必不至顯位

視日不瞬

蔡京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殿差晚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不瞬陳瑩中私謂同列曰此公眞大貴人也或曰公明知其貴相胡不少貶而議論之間大不相恕何也瑩中誦老杜詩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云此人得志乃國家之大賊遂以急速公事請對疏京悖逆十事百家詩序

父子目盲以下係患目見禍福門

喪子失明見喪子門



左氏失明

左氏失明厥有國語

杜欽偏盲見同姓名門

金篦刮目

魏武帝病眼令華佗以金篦刮膜

讀經祈瘥

後周張元其祖失明元讀經燃燈夢一翁以金篦療之後三日果瘥法苑珠林

明目方

范甯字武子嘗患目痛就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晉左太沖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簁蘊於胷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微長服不已非但明目亦可延年

左目傷

夏侯惇從征呂布為流矢中傷左目夏侯淵與惇俱為軍帥軍中號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於地 魏畧

目疾當溺

石季龍時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曰溺之則愈珍曰目何乃溺約曰卿目晼晼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太子宣宣於諸子中最

胡狀曰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載記

盲騎瞎馬

韓玄與顧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危語參軍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仲堪眇一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

韓眇目

梁湘東王眇一目於江東泛舟有樂功曹劉源曰帝子降兮北渚王作色曰當道目眇眇兮愁予耶坐者股慄

酒遂不酣又邵陵王諸賦詩戲之曰湘東有一病非啞

復非聾相思下雙淚望直有全功

谷瞎虎

谷楷有幹局性嚴忍為載車都尉時人號為瞎虎人物志

眼中安障

方干作令嘲李主簿目翳曰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

目盲心不盲

韓愈代張籍與李中丞書籍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

天下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藉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焉其口固能言也

古今文集

古詩 係患目

贈醫生王彥若　蘇子瞻

鍼頭如麥芒氣出如車軸間關脈絡中性命寄毛粟而況清淨眼內景含光燭琉璃貯沆瀣輕脆不任觸而子

於其閒來往施鋒鏃笑談紛自若觀者頸為縮運鍼如運斤去翳如折屋常疑子善幻他技雜巫祝子言吾有道此理君未矚形骸一塵垢貴賤兩草木世人方重外妄見瓦與玉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君看眼與翳是翳要非目目翳苟二物易分如麥菽寧聞老農夫去草易傷穀鼻端有餘地肝膽分楚蜀吾於五輪閒蕩蕩見空曲如行九軌途並驅無擊轂空花誰開落明月自朏朒請問樂全堂忘言老尊宿

次韻范元實病眼　　黄魯直

道人常恨未灰心儒士苦愛讀書眼要須元覽照鏡空莫作白魚鑽蠹簡閲人朦朧似有味看字昏澁尤宜懶范侯年少百夫雄言行一一無可柬看君眸子當瞭然乃稱胷次常坦坦如何有物食明月淚睫隕珠衣袖滿金篦刮膜會有神湯熨取快術誠短君不見岳頭懶瓚一生禪鼻涕垂洟渠不管

戲魯直悪目　　蘇子瞻

誦詩得非子夏學紬史正作丘明書天公戲人亦薄相故遣幻翳生明珠頼君年來屏鮮腴百千燈光同一如書成自冩蠅頭字端問君王覔鏡湖

子瞻以子夏丘明見戲聊復戲答

黄魯直

化工見彈太早計端為失明能著書邇來似天㑹事發淚睫見光能隕珠喜公新賜紫琳腴上清虚皇對久如請天還我讀書眼願載軒轅訖鼎湖

律詩

目疾　陳去非

天公嗔我眼常白故著昏花阿堵中不怪參軍騎瞎馬

但妨中散送歸鴻著蘺全惡誰能繼損讀方奇定有功

九惱從來是佛種會如耶律證圓通

詩話

歐公短視

歐陽永叔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朝中措曰平山

堂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或以為永叔短視故云山色有無中東坡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煙雨杳杳沒孤鴻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非煙雨不能然也

鼻耳附耳聾

羣書要語鼻神玉龍字靈堅黃庭經鼻者人中之山管輅傳鼻為氣戶耆舊傳佛有觀想法鼻端觀白謂之鼻觀聚詩

話

詩句且令鼻觀先參坡從他鼻孔遼天坡

耳門小冨而怯相書耳不兩聽而聰勤學君子無易由言耳

屬于垣小雅太古塗民耳目楊子五音令人耳聾老子耳目之

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告子

詩句耳聾方晝字髮短不勝篦杜右臂偏枯耳半聾杜

古今事實

鼻異於人

庖犠女媧神農夏后氏牛首虎鼻　孔子隆鼻　高祖隆準

堊漫其鼻

莊子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斵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斵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而名匠者曰甞試為我為之匠石曰臣則甞能斵之雖然臣之質死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掩鼻而過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掩鼻而答

謝安妻劉琰妹也見家門富盛而安獨靜退乃曰大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

掩鼻售妬 見妃嬪門

鼻疾音濁

謝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

詠而弗及或掩鼻以效之

搯鼻灸眉

王澄在荆州叱左右棒士人宗廞別駕郭舒厲色謂左右曰使者遇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遣搯其鼻灸其眉

鼻息如雷

唐道士劉師服倚牆睡鼻息如雷鳴

夢神劓鼻

徐郎中鈞少夢神人擕竹籃其中皆人鼻視徐曰形相

不薄但鼻曲而小吾與汝易之劓去徐鼻擇以鼻安之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之鼻素不正自爾端直歷官正郎

聽堂以下係耳

黄帝之所聽堂莊子

洗耳

堯聘許由為九州牧由聞之洗耳于河

三漏

禹耳三漏

耳順

孔子六十而耳順

唾耳

燕丹師田光往候荆軻醉唾其耳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即往見光列士傳

附耳語

韓信使人言於漢王請自立為假王漢王怒張良陳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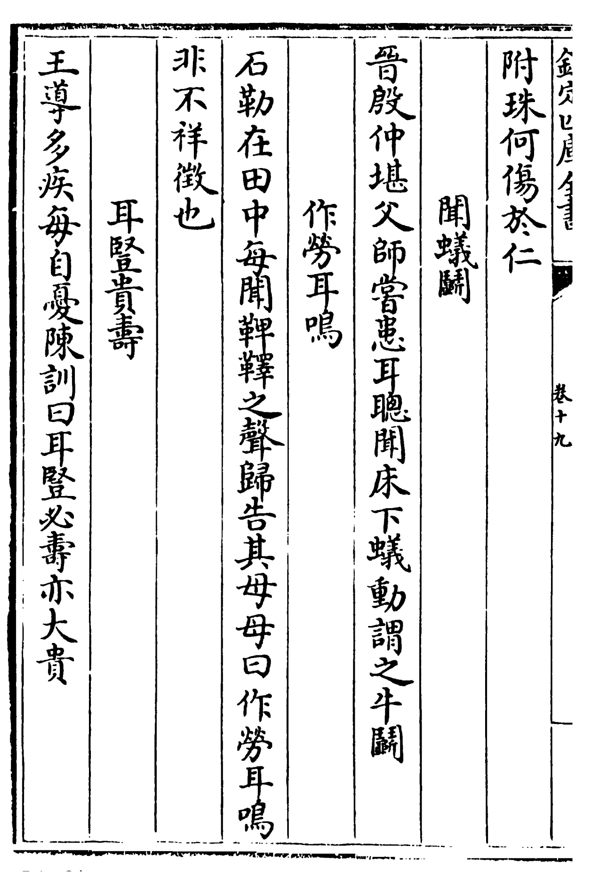
躡漢王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能不與信王乎因立之

顧見耳

蜀先主垂臂下膝顧自見其耳　五代蜀王衍垂手過膝顧後見其耳

穿耳

吳諸葛恪嘗獻馬先騳其耳范慎嘲曰馬雖六畜稟氣於天殘其耳豈不傷仁恪曰毋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



附珠何傷於仁

聞蟻鬬

晉殷仲堪父師嘗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鬬

作勞耳鳴

石勒在田中每聞鞞鐸之聲歸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徵也

耳竪貴壽

王導多疾每自憂陳訓曰耳竪必壽亦大貴

耳大貴人

汴州節度李忠臣甞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貴人也忠臣對曰驢耳

三耳秀才

兖州張𥨊通甞為泰山府君所名令為詞判録申天曹天曹允之府君恱與𥨊通額上安一耳既寤覺額癢果生一耳尤更聰俊時號三耳秀才太平廣記

額添一耳

方陰官以事懇上元夫人而不允聞陽世有士人柳慎善為文遂追令為表既而獲命陰官喜曰子何願曰特更欲聰明耳乃命取一耳置其額既寤額癢輒搔出一耳時人語曰天上有九頭鳥地下有三耳秀才張君房脞說

兩耳肉環

寇萊公初生兩耳垂有肉環數歲方合自疑當為異僧

耳白於面

六一翁為布衣客相之曰耳白於面名則遠聞唇不貼

齒一生招言語毀譽豈亦有命耶后山叢談

聾免洗耳以下係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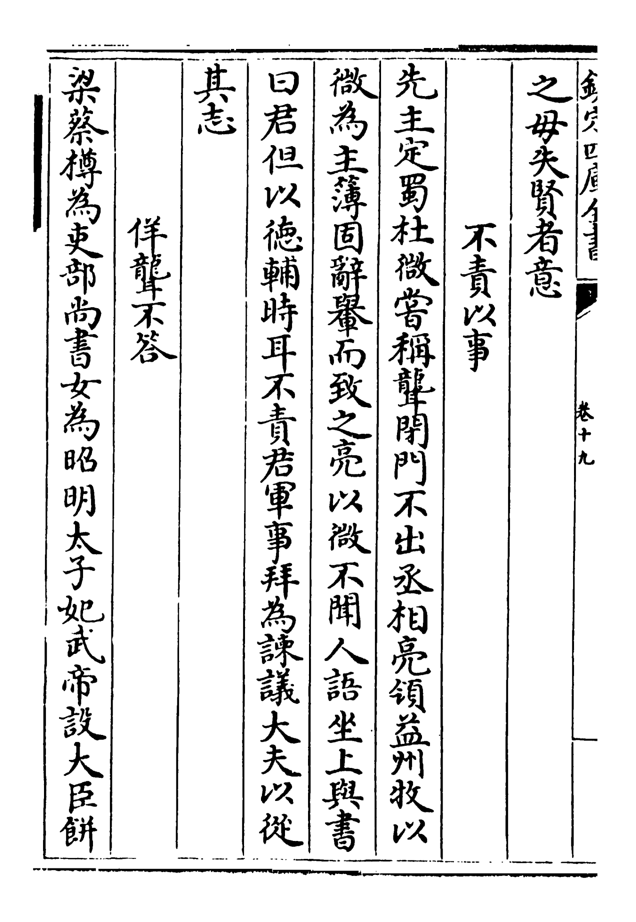
鵾冠子常居深山耳聾謂妻子曰吾免為巢由洗耳清

溪

聾丞何傷

黄霸為潁川大守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

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頗重聽何傷且善助



之毋失賢者意

不責以事

先主定蜀杜微甞稱聾閉門不出丞相亮領益州牧以微為主簿固辭轝而致之亮以微不聞人語坐上與書曰君但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拜為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佯聾不答

梁蔡樽為吏部尚書女為昭明太子妃武帝設大臣餅

樽在坐帝頻呼姓名樽不答食餅如故帝改喚蔡尚書樽放筯執笏而應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慙

大罵不知

北齊杜臺卿為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為自陳令史又不曉諭訓對往往乖越

說話畫字

王筮不仕佯狂作聾每説話則畫字後隱嵩山隋文帝名不起

耳聾面壁

徐仲車名積東坡嘗言仲車古之獨行人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聾甚畫地為字乃始通終日面壁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此二反也昔王肅三反而斯人有其二亦可謂異矣

以眼為耳

蘄州龎君安常善醫而聵與人語須書始能曉東坡笑曰吾與安皆異人也吾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非異人乎

志林

古今文集

雜著

調息箴　朱元晦

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靜極而嘘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氤氲開闢其好不窮孰其

尸之不宰之功雲卧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古詩

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　蘇子瞻

君不見詩人借車無可載留得一錢何足賴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雖存耳先聵人將蟻動作牛鬬我覺風雷真一噫聞塵埽盡根性空不須更挽清流派大樸初散失混沌六鑿相攘更勝敗眼花亂墜酒生風口業不停

詩有債君知五蘊皆是賊人生一病今先瘥但恐此心終未了不見不聞還是礙今君疑我特佯聾故作嘲詩窮險怪須防額癢出三耳莫放筆端風雨快

律詩

次韻王都尉偶得耳疾　蘇子瞻

君知六鑿皆為贅我有一言能决疣病客巧聞床下蟻癡人强覷棘端猴聰明不在塵根裏藥餌空為婢僕留但試周郎看聾否曲音小誤已回頭

詩話

聾常笑

山谷戲徐仲車南郭篇云徐公雖避俗對客輒粲然耳不聞世事日誦陶令篇鄭氏注旄丘篇云人之耳聾常多笑而已仲車有此疾故以為戲

社酒治聾見社門

耳疾當割

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答

之曰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便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灑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詩示僕云老婆心意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也較君不割且喜兩家皆平善今定國所存挑耳圖得之晉卿聊志此耳志林

口 口吃脣並附

羣書要語口為華池尹氏內解口容止玉藻惡言不出於口祭義惟口出好興戎大禹謨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正月五味令人

口爽(老子)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左)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公冶)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陽貨)士憎兹多口(盡心)衆口鑠金(鄒陽傳)

詩句　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馮道)

唇摇　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盜跖)

詩句　唇焦口噪呼不得(杜)當令美味入吾唇(杜)風景四時常在目是非一點不掛唇(歐)

古今事實

口異於人

舜大口孝子拨神契孔子海口同上老子方口瀨鄉記

防民之口

周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王喜以告召公吾能弭謗者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周語

三緘其口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謹言人也多言多敗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家語

言不出口

趙文子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

嘗糞口臭又見問病門

越勾踐入臣於吳吳王病大便大宰嚭命奉溲惡以出勾踐嘗之後病口臭范蠡令左右食岑草以亂其氣吳越春秋

口袪不合

公孫龍口袪而不合舌舉而不下秋水

梁掩其口

秦始皇遊於會稽渡浙江項梁與籍俱觀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誅族矣

口尚乳臭

漢王擊魏豹問酈食其魏大将誰也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

利口捷給

文帝詔張釋之為上林令釋之曰絳侯周勃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竊恐天下風靡

喋口不言

鄧公見景帝曰吳王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臣恐天下之士喋口不敢復言

口臭賜香

漢桓帝時侍中刁存年耆口臭上出雞舌香使含之自疑有過賜毒歸舍辭訣欲就便宜賴僚友求眎其藥更為含食意遂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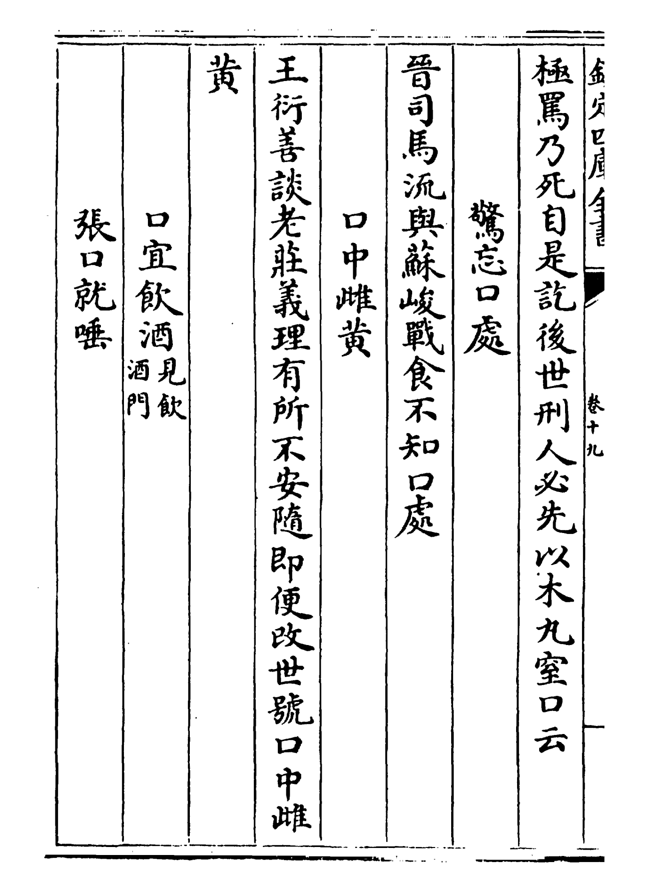
陽為口喝見諸父門

方頎大口

孫權生而方頎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為貴象

刑人室口

郝象賢為太子通事舍人后素銜處俊因事誅之臨刑



極罵乃死自是訖後世刑人必先以木丸窒口云

驚忘口處

晉司馬流與蘇峻戰食不知口處

口中雌黃

王衍善談老莊義理有所不安隨即便改世號口中雌黃

口宜飲酒見飲酒門

張口就唾

符郎渡江嘗與朝士宴集時賢並機蔚壺席郎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就唾而含出

口有蜜

李林甫忌文學之士或陽爲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無口瓠

李沆在相位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爲無口瓠維乘間嘗達亮

語流曰吾非不知也今薦紳中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拜起揖尚周張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奬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

口伐可汗

唐鄭元璹時突厥攻太原詔元璹持節往勞數其背約突厥愧引還太宗賜書曰公口伐可汗

口臭不許

宋之問天后朝求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志則

天見其詩謂崔融曰非不知宋之問有奇才但恨有口過宋終身慚憤注口過謂口臭也

利啗人口

劉晏傳四方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啗之使不得有所訾短

口吃難言 以下係口吃

魯共王餘為人口吃難言

善著書

韓非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　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

難劇談

揚雄口吃不能劇談而好深湛之思

稱艾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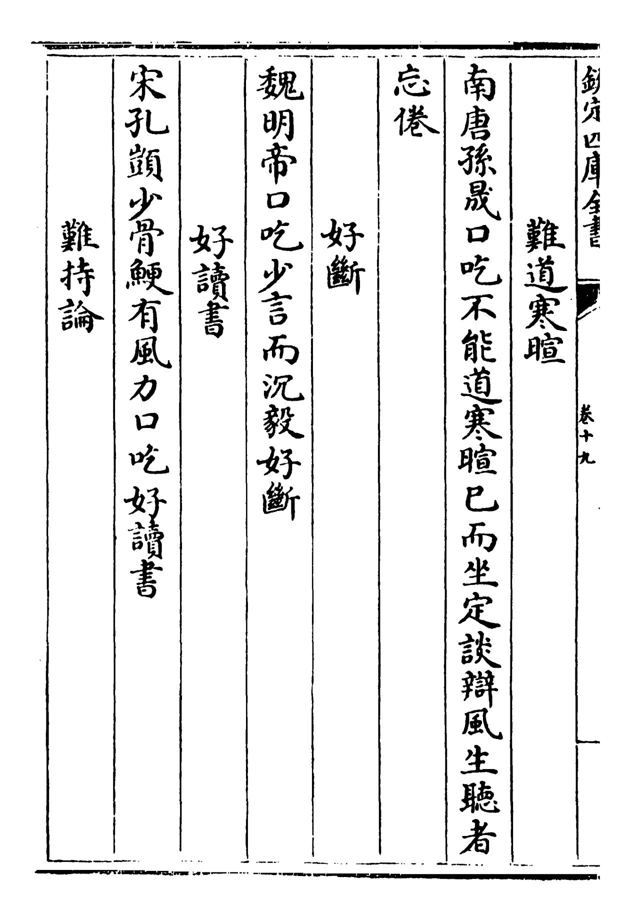
魏鄧艾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又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言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稱期期

漢周昌為御史大夫高帝欲廢太子大臣固爭莫能止昌廷爭之强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

指胷而對

惠莊與朱雲論辯口吃不能對指其胷曰口雖不能劇談而此中多有西京雜記



難道寒暄

南唐孫晟口吃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風生聽者忘倦

好斷

魏明帝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

好讀書

宋孔顗少骨鯁有風力口吃好讀書

難持論

後周盧柔好學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

能詳辯

李固言位宰相口吃接賓客頗謇緩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辯

嘲口吃

王汾口吃劉攽嘲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唯聞艾氣以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吃也（倦游錄）

弄脣吻（以下係脣）

樊伷顧能弄脣吻實無才畧

療兔缺

晉魏詠之生而唇缺年十八聞殷仲堪帳下有醫能療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齎數斛米西上投仲堪仲堪名醫視之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耶於是處之别屋閉口不言惟食薄粥其勵志如此

吹脣唱吼

梁侯景僭位登大極殿醜徒數萬共吹脣唱吼而上及升御床床脚自陷

補脣先生

方干為人脣缺有司以為不可與科名連應十餘舉遂隱居鑑湖後數十年遇醫補脣年已老矣人號曰補脣先生又性好侮人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干改令譏曰眼中安障李復譏曰口脣開胯摭言

古今文集

雜著

口箴　　姚元崇

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為詩斯言不善千里遠而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謹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牖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

異爾言亦孔之醜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三緘其口勗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常弦

口銘　傅子

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舌

羣書要語 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抑 匪舌是出維躬是瘁雨無正 惟南有箕載翕其舌大東 咸其輔頰舌象曰滕口說也咸卦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説君子也駟不及舌顏淵 舌如電光揚解嘲 吐舌及鼻三公相書 詩句呼吸元氣以求仙朱鳥吐縮白石源注言舌與齒也黄庭經 剛須饒舌在寒不為唇亡

古今事實

齒墮舌在

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墮而舌尚在說苑常樅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無遺教子弟乎常樅乃張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豈非以軟耶齒亡乎曰亡豈非以剛耶常樅曰天下事盡矣

吞舌而死

荆軻之燕太子丹曰田先生今無恙乎軻曰光臨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以丈夫而不見信向軻吞舌

而死矣

視吾舌在

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儀盜璧執儀笞掠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子毋讀書游說安有此辱乎儀謂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掉三寸舌

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　蒯通謂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

舌下齊七十城張良家世相韓韓滅不受萬金之産為韓報讎强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之師封萬户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杜門齰舌

漢灌夫曰杜門齰舌

咋舌流血

曹操與劉備密言備泄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巳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

舌本閒強

晉殷仲堪自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閒强

舌耕

賈逵口誦經文以教人贈遺者積粟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舌世所謂舌耕也王子年拾遺記

舌短

南都王義宣生而舌短澀言宋書盧攜貌不揚語又不正呼其名攜為恵蓋短舌也

刺舌謹口

隋賀若弼父敦臨刑呼弼謂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若弼舌戒以謹口

舌不可禁

柳渾傳宰相張延賞疾渾守正遣謂曰明公舊德第謹言於朝則位可久渾謝曰頭可斷而舌不可禁

古今文集

雜著

舌箴　李文饒

粤有帝舜洎于殷宗龍命惟允説言乃雍周有良弼王之喉舌皷舞而生渙汗乃發傳以言旋作乂易以講習施恱天以卷舌屏讒儒以金口駕説伯陽之戒剛存柔缺言貴無瑕辯貴若訥則知門猶善閉囊不在括是以楊雄悼讒者之究梅福痛忠臣之烈善乎先聖之言旣明且清國以之寧人之不朽犯無隱情無恃爾言駟馬不及嗟爾君子念兹在兹勿以寤一言而取宰相以三

寸舌而為帝師徒見婁敬掉而獲爵不以魏其齰以可悲雖言必有中而適其時子房用其策難以爭立愛奉春善建不拔無以免繫縲衛武警夫莫捫叔向哀於是出惟敬仲之難明由匠石之無質楊子曰重則有法輕則招尤言能如是可以寡憂

齒

羣書要語齒如瓠犀碩人齒如編貝方朔傳諺有之輔車相依脣亡而齒寒左或問堅齒之道答曰養以華池漱以

濃液永不動抱朴子 黄髮兒齒閟宮

古今事實

嚼齒穿齦

魯仲連罵賊嚼齒穿齦

折脅摺齒見改姓名門

無齒飲乳見老壽門

漱石礪齒

孫子荆年少時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

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口開狗竇見狗齒門

拔齒中風

温嶠先有齒疾因拔中風而卒

飲堇齒焦

唐明皇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無苦者奇士也乃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非佳酒也及寢頃見齒皆焦且黧及

以鐵如意擊隨之取樂傳其齦良久復生

邏卒折齒

温庭筠無行檢為襄陽廵官不得志歸江東過淮南丐錢陽子院夜醉為邏卒擊折齒

挑女折齒

謝鯤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老而齒脫

韓愈與崔羣書近者尢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

拾齒置懷

上晝彈雀於後園有羣臣稱有急事求見者上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爲詰其故對曰臣以爲尚急於彈丸也上愈怒舉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諸懷中上駡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敢訟

陛下自有史官書之耳上悅助金帛慰勞之涑水

古今文集

雜著

楊貴妃病齒圖賛見妃嬪門　黄魯直

齼齒　司馬君實

迂叟病齼齒呻吟之聲達於四鄰通夕不寐有道士過之問曰子知病之所來乎曰不知也道士曰病來於天且取子之齒以食食骨之蟲而子拒之是違天也夫

天者子之所受命也若之何拒之其必與之迄叟曰諾以齒與蟲惛然而寐一夕而愈

古詩

齒落　韓愈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餘在皆動搖盡落應始止憶初落一時但念豁可恥及至落二三始憂衰即死每一將落時懍懍常在已又牙妨食物顛倒怯漱水終焉捨我落意欲崩山比今來落既

熟見落空相似餘存二十餘次第知落矣儻常歲一落自足支兩紀如其落併空與漸亦同指人言齒之落壽命理難恃我言生有涯長短俱死爾人言齒之豁左右驚諦視我言莊周云木鴈各有喜語訛默固好嚼廢軟還美因歌遂成詩持用詫妻子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九